

感念

追忆雷锋的老连长虞仁昌

■ 董仲琳

“我当了雷锋两年的连长，他却做了我一辈子的榜样。”又是一年清明时，静坐窗前，虞仁昌老连长的话语仿佛萦绕在耳边。

2020年，我入伍的第6个年头，在武警浙江总队某中队，有幸见到了虞仁昌老连长和他老伴吴唐香奶奶。那年他91岁，穿件白衬衫，胸前别着刻有雷锋头像的徽章，背挺得笔直，一身军人气质，看向我们的目光很温和。

他，就是在《雷锋日记》中多次出现的那个人——雷锋的连长。老连长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转业、退休后，担任我们中队的名誉指导员，年年都要来中队，给官兵讲雷锋的故事。后来因采访报道需要，我又上门拜访过几回。

老连长家里摆设简单，专门腾出一个房间，里面全是雷锋的资料，墙上挂着雷锋的老照片。照片里的雷锋年轻精神，笑容质朴。每次提起雷锋，老连长都很激动，语气里满是怀念。

还记得有一次，他用力握着我的手说：“我和雷锋在一起待了940天。”顿了顿，他的眼睛望向远方，声音也低沉了：“雷锋最后是牺牲在我怀里的……”说到这里，他声音发颤，半天说不出话。

1958年至1963年，虞仁昌在原沈阳军区工程兵第10团运输连任副连长、连长。是他亲手把那个来自湖南的小个子兵从新兵连接回连队，见证他入党、立功，也是最后抱他上救护车的人。缓过劲儿，他才接着说：“你们看着我，就当见着一段历史，我活着一天，就多讲讲他，不能让后人忘了他的好。”

我坐在旁边，安安静静听着、记着，不敢插话。他看着我们这些战士，眼里充满期许：“你们年纪轻，可也是雷锋的战友，得有雷锋精神，心里要装着老百姓，别忘本分，别丢了当兵的初心。”

2020年到2025年间，我常去看他，听他讲过去的事，讲他和雷锋的点点滴滴，讲他宣讲雷锋精神的初心。我拿着本子，一笔一画记着，也一遍遍琢磨着，这份向上向善的精神，我们该如何传下去。

今年开春前，中队指导员跟我说，虞老身体不太好了，在重症监护室躺了27天。我听得揪心，盼着他能扛过去，盼着开春暖和了，再去他家，听他讲故事，再吃一个他递来的橘子。没想到，他走得这么急。2026年3月5日，第

63个学雷锋纪念日，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宣讲雷锋精神的老人，在上海去世。

收到虞老去世的消息，我怔了很久。缓过神来，第一时间把噩耗告诉了单位战友，他们都和我一样难受。我又想到了吴奶奶，记挂她的身体。我给她打电话安慰，她反过来劝我：“他临终前也牵挂着你们，你们要好好的。”我忍不住哭了出来。

如今，老连长走了。以前总不懂“不知死，何知生”这话的分量，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死从来不是生命的尽头，唯有懂得生命的有限，才更明白活着的意义。

老连长去世时97岁，从青丝到白发，从保家卫国到传播雷锋精神……他把有限的生命，都用在了最有意义的事上。

老连长，一路走好。我会经常想起您，想起那个眼睛亮堂堂的老连长。

下图：虞仁昌生前给武警浙江总队某中队官兵讲雷锋故事（资料照片）。王达摄



板胡名曲《红军哥哥回来了》——

弦音间的军民鱼水情

■ 郑彬

开两人的创作思路。

“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熟悉的陕北乡音入耳，张长城猛地站起身，眼中燃起光亮：“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题材！”后来，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一刻，父辈口中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时，百姓箪食壶浆、夹道相迎的画面在脑海中浮现；自己参军回乡时，乡亲们围拢身旁、嘘寒问暖的场景历历在目。原野亦深受触动，二人当即决定，要把黄土高原上这份滚烫的军民情，谱成动人心弦的旋律。

当时的创作条件格外艰苦。没有纸笔，原野便揭下窑洞门框上褪色的泛白的旧对联，在背面勾勒音符。张长城抱着板胡反复试奏，将陕北秧歌的欢快鼓点、秦腔的高亢激越、碗碗腔的婉转悠扬，一点点糅进旋律肌理。寒夜漫漫，窑洞里的油灯火苗忽明忽暗，琴弦震颤的声音与二人的讨论声交织在一起，直至窗外鸡鸣破晓、东方天际泛起鱼肚白，《红军哥哥回来了》的首版旋律，终于在黄土窑洞中完整奏响。

此后，这首曲子被带到原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张长城与原野继续精心打磨。为了让红军策马归来的声音跃然耳畔，张长城在引子部分加入连续颤音，细密的弦音宛若战马由远及近的嘶鸣，

马蹄踏在黄土大地上，也叩击着听者的心扉；为让亲人重逢的温情愈发动人，原野精心调整慢板节奏，融入碗碗腔“婉转绵延”的艺术特质，反复推敲旋律间的呼吸气口。

1959年6月，在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的舞台上，张长城架起板胡，弓尖落下的瞬间，台下寂然无声。颤音里，马蹄踏尘而来；滑音中，乡亲欢呼雀跃。当旋律推向“红军哥哥回来了”的高潮时，台下掌声如潮水般涌来。这首作品一举摘得汇演的优秀创作奖、表演奖。不久后，它成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节目，让陕北窑洞深处的军民深情，随着悠扬旋律，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与传承。1963年，二胡演奏家萧白镛将《红军哥哥回来了》改编为二胡曲，并登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的舞台。演奏中，他将陕西民间音乐的独特韵味与二胡的细腻表现力完美融合，既保留了板胡版的粗犷底色，又增添了二胡特有的婉转深情，最终获得“新作品优秀演奏奖”。从此，这首经典乐曲横跨板胡、二胡两大民族乐器，成为民族音乐宝库中一颗永不褪色的红色明珠。

时光流转，经典永恒。如今，在各地红色教育基地、各类红色主题活动

中，《红军哥哥回来了》的旋律依旧动人心弦、常听常新。2011年，在“庆祝建党90周年百场献礼演出”中，国家大剧院与中国武警文工团联袂推出大型情景音乐舞蹈《红军哥哥回来了》，以沉浸式演出重现那段红色岁月。舞台之上，交响乐队的恢弘气势与民族乐器的醇厚韵味交融共振，织就厚重鲜活的时代底色。舞蹈演员以刚柔并济的肢体语言，将红军凯旋的豪迈、军民相拥的滚烫情谊，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当时，台下有不少亲历革命烽火的老前辈，他们眼眶噙着泪水，布满皱纹的双手跟着旋律轻轻打拍。演出落幕，全场掌声如潮、久久不息。这份沉淀在历史深处、跨越时空的军民鱼水情，在艺术的精心雕琢与真情演绎中，愈发珍贵炽热，触动观众的心灵。

《红军哥哥回来了》的旋律，将陕北革命根据地军民同心凝于弦间。读懂《红军哥哥回来了》背后的军民深情，指尖流淌的音符才会有温度、有力量。可能不久之后，那位毕业学员所在的部队礼堂里，也将响起这段熟悉的旋律。正如90多年来那支铁流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这份镌刻于民族记忆深处的鱼水深情，也必将在一代代传人手中，弦歌不辍，永远奔腾向前。

书画廊

创作感悟

这幅作品描绘的是清明时节，官兵在“舍己救人的模范共青团员”石建烈士雕像前默哀的场景。

在构图方面，我以左侧烈士半身雕像为视觉锚点，与右侧列队的军人左右平衡。队列由近及远，强化仪式的庄重感，也暗含精神传承的延续性；前景几支黄菊，以极简落点收束哀思，让画面有了情感依托。笔墨表达方面，我以写意晕染铺陈背景，朦胧云天与疏木烘托出肃穆沉静的氛围；人物刻画兼工带写，以军人垂首持帽的姿态，传递深沉敬意。

我所在的海军航空大学，其前身海军第一航空机务学校，就是石建烈士淬炼成长的地方。1985年5月4日，石建为解救被山洪围困群众，不幸被洪水吞没，英勇牺牲。40多年来，我们以祭奠缅怀等形式追忆石建，也在心中牢记他舍己救人的精神品格。

木表现力，通过高亢的唢呐声与陕北民歌旋律，勾勒出南泥湾热火朝天的大生产画卷，谱写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这些音乐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使作品更容易被广大听众所接受。

组歌在词曲创作中多处使用“比兴”手法，描写硝烟战火、战地风云。比如，“乌云滚，天地暗，敌军压境湘粤赣”“太阳出，乌云散，根据地人民好喜欢”等歌词，让组歌达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境界。

作为一部军史组歌，《从南昌走来》在教育功能上也展现出独特优势。它尊重艺术规律，通过跌宕起伏的旋律、简洁凝练的歌词和丰富的音乐意象，贴合基层官兵的审美需求，进而实现教育目标。当基层官兵在《南昌第一声枪响》中感受革命先辈英勇无畏的精神，为《反“围剿”大捷》的胜利振臂欢呼、为《跨过鸭绿江》的豪迈感动落泪时，红色记忆便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他们的精神血脉，作品所传递的价值理念也悄然浸润灵魂、根植心底。

组歌秉持专业性与大众性相融相济的创作原则，既邀请专业歌唱家倾情献唱，又保留战士合唱队质朴真挚的表演，让基层风貌与艺术质感相得益彰。组歌由姚林辉作词作曲，众多专业演员担任领唱，南部战区陆军基层官兵组成的战士合唱队同台演出。

南部战区陆军某部干部刘梦澍看完演出后说：“这场演出对我而言，是一堂跨越时空、直抵心灵的艺术党课，非常感染人，也非常有教育意义。”

左上图：军史组歌《从南昌走来》演出现场。秦庆凡摄



清明祭烈士（中国画）

杨柳作

直抵心灵的艺术党课

■ 胡一峰

艺术舞台

“南昌，南昌，你可记得第一声枪响……”伴随着歌曲《南昌第一声枪响》旋律响起，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为迎接建军100周年创作的大型军史组歌《从南昌走来》，在某新训基地拉开演出帷幕。组歌共11首作品，全景式展现我军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前段时间，组歌走进多地军营进行巡演，受到基层官兵热烈欢迎。

组歌开宗明义，以“从南昌走来”为名，通过《南昌第一声枪响》《会师井冈山》《反“围剿”大捷》等表现不同历史时期和重要事件的歌曲，形成完整叙述体系，用心用情讲述人民军队从南昌起义到新时代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的全过程。

音乐是一种长于抒情的艺术。组歌在充分发扬这一艺术优长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叙事，用歌声将历史事件娓娓道来。《反“围剿”大捷》以男声合唱、男声独唱、女声合唱、男女合唱交替进行，层次丰富，情感饱满，表现了反“围剿”作战的任务艰巨和情况复杂。《奔赴抗日前线》则以激越慷慨的词曲，历数东渡黄河、平型关大捷、百



团大战等抗战史实，展现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组歌紧扣近百年军史重要历史节点，通过对我军历史上典型人物、典型景物、典型器物等文化符号的合理运用和科学调度，在情与事的深刻交融中营造出鲜活生动的场景，精彩讲述人民军队故事。《会师井冈山》中“拿起梭镖和斧头，保卫红色新政权”，《军民大生产》中“杨家岭的窑洞响，枣园的灯”，《跨过鸭

绿江》中“黄继光堵枪眼、孙占元抱敌拉响手榴弹”……这些歌词打开观众记忆和情感的开关。当熟悉的历史在脑海浮现，英雄的赞歌在耳畔回响，铁血军魂的雄壮之姿、崇高之美，自然更加令人心灵激荡。

《从南昌走来》在旋律中融入大量民族元素。例如，《军民大生产》主旋律配器采用了唢呐、笛子、腰鼓等民族乐器。歌曲以鲜明的地方特色，增强作品的艺

战士的格言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终点。（但唐琦）

对于《论语》中的这个问题，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的答案。这些答案，常以格言的形式呈现，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做”的同时，也彰显着我们对自我的期待与鞭策。

流水不争先，争滔滔不绝。（胡世宏）

这些蕴含智慧与哲理的精短话语，我们也常常能在基层战士的床头档板上看到。这些战士的格言，或者叫“床头格言”，冒着热气、充满军味，

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战而无备。（王鄂寅）

只吹冲锋号，不打退堂鼓。（刘鉴）

少年应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邢恒超）

带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凝结着战士们对军营生活和前进方向的思考，是士兵精神世界的生动浓缩，也是基层文化生活的鲜活缩影。

从本期起，我们开设“战士的格言”栏目，摘选来自基层一线的闪光语句，与战友们共勉。

——编者

（班里）兵龄我最长，责任我最大，时时想在先，事事干在前，不辜领导和战友信任。（王欢）

去决定、去宣告、去创造、去表达、去体验和实现自己的梦想。（赵志敏）

常勤精进，譬如水长流则能穿石。（王金智）

方向盘握稳，战车开到位，我载着战友冲锋绝不掉链。（贺文刚）

人在地位在，弹响靶必落，我绝不给连队拖后腿。（王永昌）

装备摸得透，问题难不住；平时多琢磨，遇事不发怵。（肖开仁）

战胜自己，才能战胜敌人。（陈垠光）

脚下是边关，身后是家园。（程迪浩）